

水缸



母亲教我用水瓢亲近水缸,也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学生娃开始走进烟火日子。水缸的壁很厚,是带着釉甲的粗陶。只有这样的敦厚腰身,才供得起乡下人的艰涩日子。水缸里的水每天倒进去,舀出来,一日日单调地重复着,但乡下人的日子却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那些被水滋养的孩子从满地爬到上树掏鸟,再到背着书包去学堂。他们没有学到一首赞美水缸的古诗,却会在放学回来后,面对水缸前忙碌的母亲,安静地看一会儿。他们和水缸一样沉默,但是一样懂得母亲。

水缸前忙碌的母亲,总是放下水瓢摸起菜刀,添完柴禾拉动风箱,摆下烧火棍子,拾起炒菜铲子,然而风不刮,磨不转,母亲的汗滴里,日子也常常被绊住。她拾起那把很钝的菜刀皱眉头,然后忽地掀起水缸盖,照着宽大的缸沿霍霍地磨起来。左右一趟,那刀刃就锋利了,母亲的眉头也就展开了,菜板上那吱吱悠悠的慢板就变成了急促的快板。

那口替换下来的小水缸在院子里听差,每天也必被装满水,那水是从西洼地的大井挑的,虽然也是甜井水,但是滋味比不上后井甘甜,通常不用它做饭,而用来洗刷和喂猪浇花。盛夏,我们故意把小水缸的盖掀掉,让那半大缸水晒得温热,吃完晚饭后,母亲就舀小水缸里的水洗澡。下雨的时候,家里的器皿都很忙碌,水桶、菜盆都在屋檐下接雨水,水满了,父亲就戴着斗笠披着雨衣,将水倒进小水缸。母亲特别喜欢小水缸里的雨水,总是用它洗刷物品,说这样的水特别下灰。

小水缸走到冬天就完成了在院子里听差的使命,北方的冬天,水缸放在院子里是能被冻破的。它被刷净存放在杂物间。后来,日子宽裕了,父母会在秋天买一些小国光苹果,用塑料布把小水缸铺上,将国光苹果装满一缸,然后扎好塑料布,将苹果保鲜储存,它成了我们冬天的蜜罐。

自来水普及之后,我家灶屋的水缸依旧没有下岗,它安坐在水龙头下,总是被放满大半缸水。父亲说:“水缸里有水心里才踏实,那自来水万一不灵了呢。”攒下一囤粮食,蓄下一缸甜水,攒下些养老防灾的钱,这是淳朴庄户人的谱气,这谱气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的。

(光明日报)

大地春深

让人喜爱的小蒜

◇段吉雄

乡下人对季节的感知不靠日历或者复杂的推算,他们凭的是双手,还有灵魂深处与大地的对话。正月才过,风还嚣张地在田埂上撒野的时候,农人用粗手往土地上一摊,地层深处的温度就顺着僵硬的脉搏,传到了蓄势待发的地面上。

树丛中,田埂边,万籁俱寂。地下深处,一颗细小的种子感知到了徐徐向上的地温,舒适地翻了个身,伸出细长的腿,向着那温暖的地方觅去;立春后的第一场雨踩着碎步翩跹而至,滴在僵硬的土地上,顺着地缝就滑到地层深处。蜷缩的细腿在雨滴的引导下慢慢伸直、变粗,四处寻找着。除了温度,还有其他。它要为即将到来的远行做好准备。

雷声把大地彻底从沉睡中催醒,声音掠过山峰,满眼的沧桑一夜间褪去,新生的力量萌发出来。人们的目光都聚焦于这喧嚣的大场景,没人发现那颗最先苏醒过来的种子偷偷钻出了地面,嫩黄的一片如针尖般粗细。青春的阳光跳跃着,把整个季节都带入到它的节奏里。那丝嫩芽也不例外,脚下顽强的根给它提供了足够的勇气,狭窄的叶子被风和阳光染成了绿色,地下球茎经过半个季节的磨炼长成了小拇指盖般。今后也就这么大了。倒是颜色雪白,对着阳光,能看清楚里面纹路细腻的网络。

小蒜。这种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“薤白”,抖落了一身的沧桑,挟裹着地层深处的气味,泼辣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在冬天漫长的时间里,饭桌上的颜色和对面黧黑的山峦遥相呼应,辣椒也变得干枯,面色寡淡地悬挂在厨房的墙上。即使是初春,青色也是饭桌上难得一见的偶遇。大葱、蒜苗倒是可以点缀,但惜地如金的农人恨不得把麦子种到了锅台下,哪能腾出地方给它们?小蒜生长在林间地头,随遇而安,也不用人们照顾,甚至人们都发现不了它的存在,只是在农忙回家的路上偶然一瞥,那一簇细弱的绿色才唤醒人们尘封的记忆。

春雨旺盛的时候,小蒜散发出的气味让飞鸟虫兽避之不及。因此,小蒜很少受动物侵犯,无论是生长在荒山野岭,还是田间院落,它都亭亭玉立,完整无损。新雨过后,小蒜狭窄的叶子上站着几粒细小的露珠,乘着微风在逼仄的叶缝间荡来荡去。尽管露珠细小,但太阳依然在上面闪转腾挪,洒脱的姿势像是在大海上召开盛大的舞会。

人们趁着湿润上山来了,有大人,也有小孩。提着篮子,手上还拿着小铁锹。山林里多石头,小蒜从石林、树根的罅缝里蜿蜒生长,要想挖到深藏于地缝的蒜瓣,不借助工具是不会成功的。田埂上的就好挖多了,但也要刨开土层土壤。母亲把小蒜周围的土刨开,看到埋藏在地下雪白的茎,再用手轻轻一提,亮晶晶的蒜瓣就出来了,下面还拖着几条细长的根须。白绿相间的蒜叶,晶莹剔透的蒜瓣,还有略显褐色的根须。看着我手里采来的绿色蒜叶,母亲一边示范一边教要领:不要心急,拔的时候要轻,缓缓加力,轻轻一提。就这样,母亲又拔出一棵嫩绿的小蒜。

和大蒜上有数十个蒜瓣抱团不同,小蒜多为独蒜,形状也多不规则,但这并不影响它独特的魅力和人们对它的喜爱。小蒜进入农家,人们把这大自然无偿的馈赠洗净切碎,和寂寞的辣椒拌在一起,饭桌上顿时生机勃勃起来。春天的气息,热烈的劲辣,让人血脉偾张,一根细细的小蒜能吃出丰收季节的恣意和畅快。有时候,我们薹得多了,母亲会在做面条时用它替代酸菜撒在锅里,再加上几滴香油,那青色的碎末和油珠漂浮在面汤里,和雨后狭窄蒜叶上细微的露珠一样,碗里有太阳跳舞的影子,温暖,澎湃,充满了希望。啜一口面汤,小蒜葱郁的气味中夹带着呼啸的山风、铿锵的雷声和大地翻身的声音。

几番春雨过后,地里的野菜开始蓬勃起来,蒲公英、灰灰菜、马兰头、奶浆草此起彼伏,一茬接一茬地渲染着春天的姹紫嫣红,也冲击着人们富裕的味觉和饭桌,小蒜慢慢地从农人忙碌的身影中淡出。但在树林里,石缝中,它们依然倔强地生长着,高昂着头,顶着一株白色的小花,奋力向太阳靠近。细叶上,花蕊中,有一滴滴露珠荡漾着。

(人民日报)



茶座

◇马德

无趣是因为无真

装着或端着的人,从来都不会有趣味。

无趣的原因是:无真。

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刘伶,喜醉,一天到晚让仆人扛着把铁锹跟在身后。还说,死便埋我。——就这么率真!这时候你看到的,不再是醉鬼,而是魏晋风骨。

是真名士自风流,也自生大趣味。

我们的文化里,有一个词叫“冠冕堂皇”,就是对那些故意装到庄正正大的人的讽刺。显然,这样的人古已有之,也显然大家对这类人从来就没有过好感。常听的一句话:他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紧接着的另一句话是:你就是根葱,大家都懒得切你。

其实,装的人也很痛苦。认识这样一个名人,他每天要穿固定的衣裳,出没在固定的场所,说固定的话,连举手投足也是固定的。他说,他就像一个被每天摆出来的泥胎,根本不能有一点想法和自由。但他又不想回到过去,因为名人的光环,太体面,太荣光,他舍不得丢下。

世俗的社会是崇拜高端的,于是也就有人趋之若鹜。问题是有人装着装着,未必征服了别人,却先弄晕了自己,别人信不信,自己先信了。于是,沐猴而冠,也就觉得真成了人物,开始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了。有一个笑话,说一个人长年在景区扮皇帝,领着一班文武大臣表演,有一次回家后给媳妇发圣旨,还颐指气使,作威作福,结果被媳妇揍了一顿。一个人,无论装

什么装久了,难免人戏太深,面具不好脱下来。

张艺谋拍摄《山楂树之恋》,为找一个眼神清纯的女孩,星探在全国各地找啊找,费了很长时间,才找到一个周冬雨。喧嚣的社会,纯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少了。也因此,特别喜欢一个叫王二妮的民歌手。除嗓音亮丽外,从穿着到面相再到内心,你会发现,她都有着和民歌一样的朴实和干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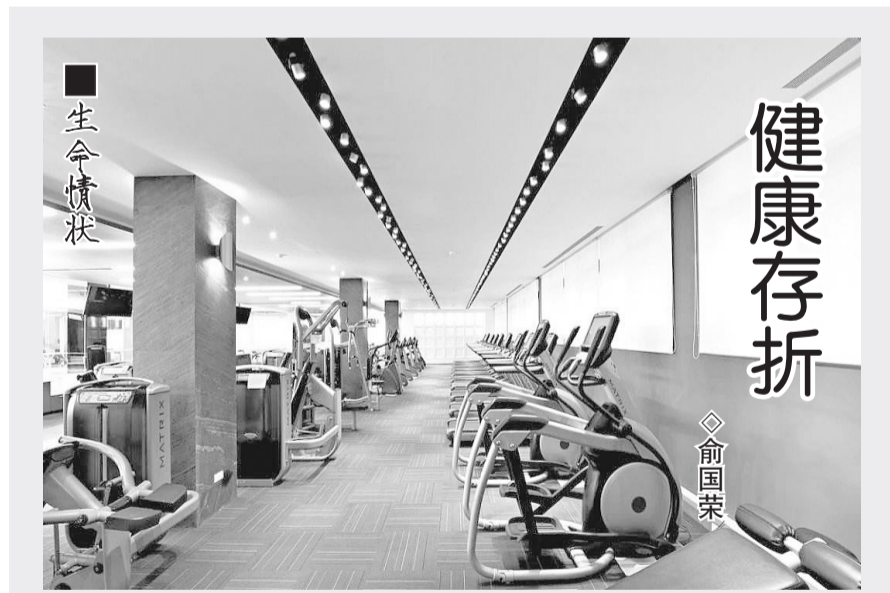
一切,自然的便是最好。哪怕是人格的高度。

晋武帝的时候,有个人叫胡质,官居荆州郡守,十分廉洁。儿子胡威自京城去看望他,连车马童仆也没有,是一个人骑着驴去的。胡质手下有个都督,想巴结这位公子哥,在返程的路上,制造“偶遇”,时时处处照顾小胡。小胡觉得不对劲,就向父亲汇报了情况,父亲一查,发现是手下干的,结果鞭打都督一百,还撤了他的职。

后来,胡威也做了官,也十分清廉。有一次,晋武帝问胡威,他和父亲谁更清廉。胡威说,当然不如我的父亲了。我的父亲清廉,自然而然,生怕别人知道。而我清廉,唯恐别人不知道。就凭这一点,我不如我的父亲啊。

把小胡的意思再延伸一些,他大概想说:这个世界,大凡刻意想让别人知道的,就容易有演戏的成分了,假惺惺的,一点意思也没有。

(今晚报)



生念慎状

健康存折

◇前国荣

很难想象身边朋友一个个成了运动控,尤以那些数十年如一日懒散的沙发马铃薯,最是令人跌破眼镜!“我现在超爱动,没事就走路,一个礼拜去五天健身房!”“那家健身中心的舞蹈教室课程不错,大概每星期固定跳个两三次。”出自亲朋好友口中的近况描述,勾勒出五十年后人生景况。

想来有趣,年过半百才开始激发生理潜能,认真审视强化自己的体耐力,似乎成为现代中年的重要特征之一。我们对保健、锻炼的种种作为,绝对前无古人,堪称史上最懂得爱自己的一群中老年人。眷恋青春? 惧病忧老? 以上皆是,但不尽然,或许更深层的念头是朋友直率表述的这句“不想麻烦别人吧!”

几天前见诸媒体的统计,每年有13万青壮年人口为了照顾家人被迫中断生涯。数字本身并不特别让人惊讶,这年头,直接间接便可听闻太多无力两头烧的家庭,因为各种原因必须有成员做出牺牲全职顾家;周遭同时有太多人此刻正面临着照护与经济双重压力,千斤万担身心俱疲。相对之

下,我们偶尔庆幸至今仍留有些许自由空间,感恩每一位家人尚能自理生活,人生行路至此方能深刻体会健康无价,牵动的不只是个人生命情状,更是阖家能否安度日之所系。

“爱自己”是新近抬头的流行概念。平心而论,中年人努力地“爱自己的身体”有其情非得已的成分,诚如一位亲友所言“照顾人要有体力,不想被照顾要有条件”。任意妄为挥霍青春,早已是人生过去式,不再复得,面对现在与未来,我们恐怕都不具备偷懒、赢弱的条件,因为心下明白,只得认分养生,温和行动派打太极、练八段锦,自信激进者三铁、体适能样样来,不然就健行爬山顺便吸收芬多精,强身健体的过程无形中也是心的锻炼。

我发觉,那些动得愈厉害愈勤快的家伙,面对晚年就是多上几分安心从容,自在开阔。是了,心情才是健康存折里最珍贵的价值,当人们云淡风轻达观自许“老不烦儿”,表露的其实是不愿随岁月流逝的尊严自信。

(新民晚报)